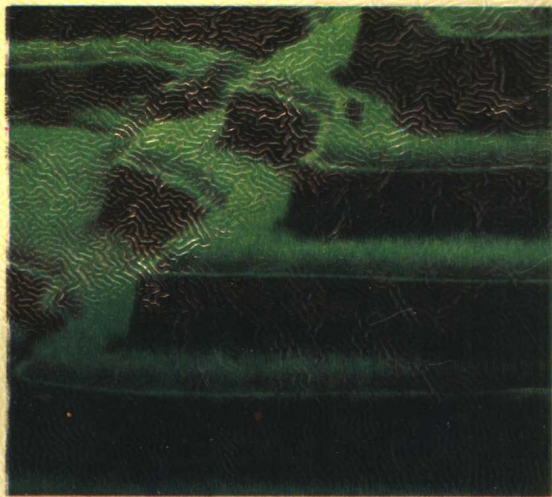


“现代散文精品大世界”丛书

(美景·妙物)

山光 物态 王去非 开春峰

雪/乌蓬船/白马湖之冬/五峰游记/梅园新村之行/飞雪崖/峨眉山下/再游北戴河/杭州之秋/上景山/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五月的北平/钓台的春昼/西溪的晴雨/江南的冬景/故都的秋/白杨礼赞/雷雨前/黄昏/翡冷翠山居闲话/泰山的日出/花园底一角/青纱帐/快阁的紫藤花/山阴道上/黄昏的观前街/海燕/云冈/庐山避暑/春/荷塘月色/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西湖船/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大明湖之春/平绥沿线旅行纪/蒙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雪晚归船/在玄武湖畔/野草/雪/放生日的东湖/雪夜/烟霞余影/西溪/佛国巡礼/秦淮春雨/西湖的雪景/太湖游记/桃源与沅州/海上的日出/废园外/巴东三峡/成都的春天/龙灯/芙蓉城/江行的晨昏/栗和柿/在镇江上/灯笼/钓鱼台/爱晚亭/山之予/扇子崖/野渡/雁荡行/黄昏



曙 国 曙 亮 编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现代散文精品大世界

山光物态弄春晖

曙国
曙亮 选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济南

鲁新登字第3号

现代散文精品大世界

山光物态弄春晖

曙国 曙亮 选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惠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48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5,000

ISBN 7-5329-1135-7

I·1022 定价 6.80元

目 录

鲁 迅	
雪	(1)
周作人	
乌篷船	(3)
夏丏尊	
白马湖之冬	(6)
李大钊	
五峰游记	(8)
郭沫若	
梅园新村之行	(11)
飞雪崖	(13)
峨眉山下	(18)
陈衡哲	
再游北戴河	(21)
傅东华	
杭江之秋	(26)
许地山	
上景山	(32)
周瘦鹃	
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	(36)
张恨水	

五月的北平	(42)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46)
西溪的晴雨	(53)
江南的冬景	(55)
故都的秋	(57)
茅 盾	
白杨礼赞	(61)
雷雨前	(63)
黄昏	(65)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67)
泰山的日出	(70)
许钦文	
花园底一角	(72)
王统照	
青纱帐	(77)
徐蔚南	
快阁的紫藤花	(80)
山阴道上	(82)
郑振铎	
黄昏的观前街	(85)
海燕	(89)
云冈	(91)
孙福熙	

庐山避暑	(107)
朱自清	
春	(117)
荷塘月色	(118)
绿	(120)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22)
丰子恺	
西湖船	(129)
老舍	
济南的冬天	(134)
济南的秋天	(136)
大明湖之春	(137)
冰心	
平绥沿线旅行纪	(140)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46)
陶然亭的雪	(151)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156)
雪晚归船	(161)
李金发	
在玄武湖畔	(163)
夏衍	
野草	(168)
鲁彦	
雪	(170)

王世颖

放生日的东湖 (174)

石评梅

雪夜 (177)

烟霞余影 (180)

赵景深

西溪 (187)

倪貽德

佛国巡礼 (190)

秦淮暮雨 (196)

钟敬文

西湖的雪景 (207)

太湖游记 (212)

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217)

巴 金

海上的日出 (224)

废园外 (225)

刘大杰

巴东三峡 (228)

成都的春天 (232)

罗念生

龙灯 (235)

芙蓉城 (238)

朱 湘

江行的晨暮	(242)
放塾存	
栗和柿	(244)
冯 至	
在赣江上	(248)
吴伯箫	
灯笼	(252)
陈学昭	
钓鱼台	(255)
谢冰莹	
爱晚亭	(258)
李广田	
山之子	(261)
扇子崖	(267)
柯 灵	
野渡	(274)
萧 乾	
雁荡行	(277)
何其芳	
黄昏	(293)

鲁迅

雪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

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灵……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灵。

1925年1月18日

(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野草》)

周作人

乌篷船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

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c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如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把？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吧。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薜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

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僑山下，本来可以给你介绍，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1926年1月18日夜于北京

(选自《泽泻集》，北新书局1927年9月版)

白马湖之冬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象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

家吃半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渺的遐想。

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1933年12月

现代散文精品大世界

李大钊

五峰游记

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

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此地是辛亥年张绍曾将军督率第二十镇，停军不发，拿十九信条要胁清廷的地方。后来到底有一标在此起义，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

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作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

由横山往北，四十里可达卢龙。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由横山往南，滦河曲折南流入海，以陆路计，约有百数十里。

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遍地的禾苗，都很茂盛，但已觉受旱。禾苗的种类，以高粱为多，因为滦河一带，主要的食粮，就是高粱。谷黍豆类也有。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从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新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

河里小舟漂着，一片斜阳射在水面，一种金色的浅光，衬着岸上的绿野，景色真是好看。

天到黄昏，我们还未上岸。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约透出了远村的犬吠，知道要到我们上岸的村落了。

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还有“花会”照旧开设。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杀。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得很，两傍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祠。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